

Collected Essays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中国民族语言论丛

(1)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中国民族语言论丛

(一)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民族语言论丛》编委会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宁 玉

封面设计：文 燕

责任印制：晓 丁

中国民族语言论丛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伊协大厂月华胶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9 印张 216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ISBN7—81056—035—2/H·5

定价：10.60 元

中国民族语言论丛(1) 编 委 会

戴庆厦 曾思奇
成燕燕 丁石庆
傅爱兰

前　　言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是一个培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高级人才和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的机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建于 1950 年，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原隶属于语文系，80 年代分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一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二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94 年 6 月在这些系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该院现分为语言学系、文学系、突厥语言文化系、蒙古语言文学系、朝鲜语言文学系和语言文化研究所。此外，还有康赛电脑语言学研究中心以及朝鲜学研究所、中亚学研究所、蒙古学研究所、壮侗学研究所、彝学研究所、维吾尔学研究所、苗学研究所、哈尼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该院有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大专生等层次，并已建立博士后流动站，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的研究基地之一。

为推动教学、科研工作，自 50 年代建立专业以来，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各语言专业的教师结合教学大力开展科研活动，出版了大批语音学、语法学、词典、词汇学、文学、文献学等学术著作以及各种民族文字的教材。承担了国家批准的“汉藏语概论”、“语言关系”、“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跨境语言研究”、“新时期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特点的变化及其对策”等项目。据不完全统计，有 22 项成果获国家、部级奖。

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是我们经过长期实践摸索到的经验，已成为我们搞好教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多年来，院、系领导重视抓科研工作，不仅组织教师参加科研项目，为开展研究、

出版成果创造各种条件，而且还花大力气广泛组织学生开展科研活动，比较重要是每年组织一次“五·四学术论文竞赛”活动。为教师出版论文集以及专著，已成为院、系科研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语言文学学院建立后，立即组织了数项课题研究，并安排了成果出版计划。在近几年内，我们将出版几部基础课教材，几部论文集。这部论文集，是语言文学学院建立后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成果。

《中国民族语言论丛》

编辑委员会

1996.8.13

目 录

前言

- 藏缅语的“名+形(修饰)”语序 戴庆厦(1)
独龙/日旺语动词的反身
 和中间态标志 罗仁地(美)杨将领(13)
普米语复辅音初探 傅爱兰(35)
“夷经”考 黄建明(51)
凉山彝语的时间词 朱文旭(61)
哈尼语动物名词的语义分析 傅爱兰 李泽然(82)
从苗语看汉语的几个语音问题 张永祥 曹翠云(118)
东南亚语言数词的历史关系及相关的
 语言学理论问题 李锦芳(130)
释《蒙古秘史》的“塔马察” 那木吉拉(146)
达斡尔语方言语音对应及变异现象初探 丁石庆(161)
关于突厥语言的辅助名词 张定京(187)
突厥语对新疆汉语的影响 喻捷(198)
哈萨克语的离合词 成燕燕(206)
哈萨克语土耳其语完全重叠式的构成
 及意义特点 王远新(215)
谈阿眉斯语的基数概念 曾思奇 李文魁(237)
日汉朝三种语言汉字型
 词缀的发展 张兴权(247)
汉朝翻译中场面信息与色彩意义的转换关系 太平武(266)

藏缅语的“名十形(修饰)”语序 *

戴庆厦

藏缅语的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大多是“名+形”语序,但也有少量是“形+名”语序。原始藏缅语究竟是“名+形”和“形+名”两种语序并存呢,还是只有“名+形”一种语序?我根据20多种藏缅语句法材料的比较研究,从四个方面论证原始藏缅语只有“名+形”一种语序,认为“形+名”语序是后来才出现的。

一、在20多种语言中除白语是“形十名”外,大多数语言都有“名+形”和“形+名”两种语序。但仔细分析一下“形+名”语序,则能看到这种语序在多数语言里都要加助词“的”连结。经语源比较,“的”在大多数语言之间均无同源关系,即使是亲属关系最近的语言(如彝、缅语支)也无同源关系。“的”既是后起的,而依靠“的”建立的“形+名”语序也应是后起的。例如:^①

	名词 + 形容词		形容词 + 名词
缅	pa ⁵³ a ³³ ni ³³ 红花	ni ³³ + tε ²⁵⁵ pa ⁵³	红的花
	花 红	红 的 花	
阿昌	tse ³¹ na ⁵⁵ 红衣	na ⁵⁵ na ⁵⁵ s ₁ ³¹ tse ³¹	红红的衣服
	衣服红	红 红 的衣服	

* 本文是作者1994年10月参加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7届国际汉藏语和语言学会议宣读的论文。

载瓦	p <u>an</u> ²¹ ne ⁵¹	红花	ne ⁵¹ e ⁵⁵ p <u>an</u> ²¹	红的花
	花 红		红 的 花	
浪速	p <u>əŋ</u> ³⁵ ne ³¹	红花	ne ³¹ z <u>u</u> ³¹ p <u>əŋ</u> ³⁵	红的花
	花 红		红 的 花	
波拉	kh <u>jī</u> ⁵⁵ ts <u>aŋ</u> ³⁵ na ²³¹	鞋 黑	t <u>ʃ</u> <u>ɔt</u> ⁵⁵ te ²³¹ e ³¹ j <u>am</u> ⁵⁵ s <u>əŋ</u> ⁵⁵ m <u>əŋ</u> ³¹	可 爱 的 祖 国
	黑鞋		可 爱 的 祖 国	
仙岛	t <u>ʂau</u> ³¹ v <u>ən</u> ³⁵ a ³¹ t <u>so</u> ³¹	小燕子	tom ³⁵ su ³⁵ tsi ³¹	漂亮的 衣服
	燕 子 小		漂亮的 衣服	
彝	ve ⁵⁵ ga ³³ a ³³ ni ³³	红衣	—	—
	衣服 红		—	—
傈僳	ba ³³ tsh <u>jī</u> ³¹ kua ³¹ s <u>l</u> ³¹ le ³³ 红衣	s <u>l</u> ³¹ ma ³³ ba ³³ tsh <u>jī</u> ³¹	红的 衣服	红的 衣服
	衣服 红		红 的 衣服	
哈尼	phe ⁵⁵ x <u>o</u> ³¹ zo ³³ ni ⁵⁵ 红衣	zo ³³ ni ⁵⁵ y ³³ phe ⁵⁵ x <u>o</u> ³¹	红的 衣服	红的 衣服
	衣服 红		红 的 衣服	
拉祜	a ⁵⁵ p <u>o</u> ³¹ ni ³⁵	红衣	ni ³⁵ e ³¹ ve ³³ a ⁵⁵ p <u>o</u> ³¹	红的 衣服
	衣服 红		红 的 衣服	
纳西	tho ³³ pu ⁵⁵ na ³¹	黑布	xy ³¹ g <u>ə</u> ³³ ba ³³ la ³¹	红的 衣服
	布 黑		红 的 衣服	
怒	ga ⁵⁵ ba ³¹	白衣	ŋe ³³ a ³³ ga ⁵⁵	红的 衣服
	衣服 白		红 的 衣	
基诺	ko ⁴⁴ t <u>ø</u> ³³ a ⁴⁴ ny ⁴⁴	红衣	a ⁴⁴ n <u>ø</u> ⁴⁴ l <u>ø</u> ⁴⁴ my ⁴⁴ a ⁴⁴ po ³³	红的 花
	衣服 红		红 的 花	
嘎卓	tho ³³ tsh <u>jī</u> ³³	白衣	—	—
	衣服 白		—	—
景颇	loŋ ³¹ ph <u>ʒo</u> ³¹	白衣	ph <u>ʒo</u> ³¹ a <u>i</u> ³³ p <u>ə</u> ³³ l <u>ɔŋ</u> ³³	白的 衣服
			白的 衣服	

	衣服白	白 的 衣服	
独龙	ta ³¹ na ⁵⁵ ca ⁵⁵ 新弯弓	caŋ ⁵⁵ ma ⁵⁵ jo ⁵⁵	干净衣服
	弯弓 新	干 净衣服	
藏	me ¹² to ²⁵⁴ se ⁵⁵ po ⁵⁴ 黄花	—	
	花 黄		
门巴	li ³⁵ tho ⁵⁵ po ⁵³ 高山	—	
(错那)山	高		
珞巴	—	maœwŋ tombu na 高树	—
(崩尼一博嘎尔)	树	高 的	
羌	tshie ⁵⁵ n̩i ⁵⁵ n̩i ³¹ 山羊	黑山羊	—
	山羊 黑		
木稚	tse ⁵⁵ ŋguə ⁵³ ŋuə ⁵⁵ ŋuə ³³ 衣服	蓝的衣服	—
	衣服 蓝 的		
普米	sgo ¹³ sgyue ³⁵ 山	高山	—
	高		
道孚	tshɛ n̩an̩a 羊	黑羊	—
	黑的		
嘉戎	mən tok kə-wurne 花	红花	—
	红		
土家	pu ⁵⁵ tshi ⁵⁵ pa ⁵⁵ 船	大船	—
	大		
白	—	phe ⁵⁵ n̩ i ²¹ ue ⁵⁵ 软泥	软 泥
克伦	phɔ ⁵⁵ yɔ ³³ 花	红花	—
	红		

结构助词“的”的语源，大多数语言无同源关系。如景颇语的 ai³³，缅语的 te²⁵⁵，拉祜语的 ve³³，道孚语的 ji。即使是相近的亲属语言，“的”多数也无同源关系。如彝语支语言：傈僳语是 ma³³，哈

尼语是 γ^{33} , 纳西语是 $gə^{33}$ 。缅语支语言: 缅语是 $tε^{55}$, 载瓦语是 e^{55} , 浪速语是 zv^{31} , 阿昌语是 $s1^{31}$ 。我在《缅彝语的结构助词》一文中曾经论述过: “从与其他亲属语言的比较中看到, 缅彝语的结构助词是后起的, 大多是在古藏缅语分化为不同的语支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而且结构助词的出现是由于形态变化的简化、脱落引起的, 是对形态简化、脱落的一种补偿。”^②既然“形+名”语序要靠助词“的”来连接, 而“的”又是后起的, 当然可以推测这种语序也是后起的。

就多数情况而言, 形容词居前的要比居后的复杂。居前的, 除单个形容词外, 还有重叠式形容词, 如阿昌语的 na^{55} (黑) na^{55} (黑) $s1^{31}$ (的) tse^{31} (衣服)“红红的衣服”, 带配音音节的形容词, 如哈尼语的 ni^{55} (红) $tchhu^{55}ne^{33}$ (通通) $γ^{33}$ (的) $a^{55}z_e^{33}$ (花)“红通通的花”。此外, 以形容词做中心成分的词组做名词的前置修饰语, 几乎在每个语言里都有, 如景颇语的 $kʒai^{31}$ (很) ts_om^{31} (美) ai^{33} (的) $n^{55}t_a^{51}$ (房子)“很美的房子”。独龙语的单音节形容词修饰名词时, 只能放在名词之后; 而双音节形容词放前放后均可。如 cim^{53} (房子) dun^{55} (大)“大房子”, $caŋ^{55}ma^{33}$ (干净) $jɔ^{255}$ (衣服)“干净的衣服”也可说成 $jɔ^{255}caŋ^{55}ma^{33}$ 。这些现象都说明形容词居前是后起的, 其出现是表达更复杂的性质状态的需要。

二、有些语言虽有不加助词“的”的“形+名”式, 但经分析可以看出, 它在形式上是“形+名”式, 而在实际上是“名+名”式的缩减式。如哈尼语的 $tshø^{31}$ (穷) za^{31} (小人)“穷鬼”一词, 形似“形+名”式, 其实不然。它是由 za^{31} (人) $tshø^{31}$ (穷) $tshø^{31}$ (重叠音节) za^{31} (小人)“穷鬼(或小穷人)”缩减而来的, 取四音节的后两个音节。确切地说, $tshø^{31}za^{31}$ 中的 $tshø^{31}$ 不是形容词, 是代表名词 $za^{31}tshø^{31}$ 来构词的, 既是重叠成分, 又是名词的一部分。因此 $tshø^{31}za^{31}$ 单纯从共时上看, 可以分析为“形+名”式, 而从历时的角度看, 则是“名+形”式。^③哈尼语属于这一类缩减式的双音节词很多, 分析其

语素的词性时,同样都不能把居前的成分看成是形容词。例如:

$mj \underline{a}^{31}$ dzu^{55} dzu^{55} $za^{31} = dzu^{55} za^{31}$ 小眯眼

眼 眇 (重叠)小人
 眇眼人

za^{31} tho^{55} tho^{55} $za^{31} = tho^{55} za^{31}$ 小独苗儿

孩 独 (重叠) 小人
 独苗儿

za^{31} do^{55} do^{55} $za^{31} = do^{55} za^{31}$ 小怪人

孩 怪 (重叠)小人
 怪孩

有的词不能缩减,原因是缩减后与别的词同音,发生混淆。如 $tsho^{55}$ (人) mo^{31} (老) mo^{31} (重叠) za^{31} (小人)“小老头”就不能缩减为 $mo^{31} za^{31}$,因与 mo^{31} (马) za^{31} (小)“小马”同音。

以上所说的哈尼语“形+名”语序,由于只在部分词上出现,而且原来的四音节词还与之并用,因而通过对比能够探其来源。当然,如果只从现状上看,或孤立地从这些形式上看,认为它是不同于“名+形”的语序也未尝不可。从发展上看,如果这类“形+名”的例子逐渐增多,或这种缩减式与原来的来源失去了语感上的联系,就难以确认它的来源。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启示,研究语序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而应视其深层的真实属性。有的成分,乍一看来是这个词性,其实它代表的是另一个词性。认识语序的来源及其演变,应以其真实的属性为依据。

三、语序包括词组中词的次序和复合词中词素的次序。二者有一致性,又不完全相同;又是互相制约、相互联系的。词组的次序与复合词的次序相比,容易受语用条件、语用环境的影响发生一定的变化;而复合词语素的次序,只局限在词内部,而且只涉及一部分复合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藏缅语的复合词，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大多只有“名+形”一种次序，只有少数几个语言或一种语言的少数词有“形+名”；这个特点与上述词组的次序不同。为什么复合词主要是“名+形”式，而词组除了“名+形”外，又有不少“形+名”式？显然，复合词的次序反映了较古的比较稳定的特点。例如：

	名词 + 形容词 → 名词	形容词 + 名词 → 名词
缅	bi ⁵³ sei ²⁵⁵ 蔓子	—
	梳子密	
阿昌	tso ⁵⁵ sək ⁵⁵ 新娘	—
	人 新	
载瓦	aj ²¹ no ²²¹ 青菜	—
	菜 黑	
浪速	mauk ³¹ laj ⁵⁵ 斗笠	—
	帽 圆	
波拉	thă ³⁵ tʃhu ³⁵ 白糖	—
	盐 甜	
仙岛	phe ³¹ tsap ³⁵ 蔓子	—
	梳子 密	
彝	ŋgw ³¹ tch ₁ ³³ 甜荞	—
	荞 甜	
傈僳	s ₁ ³⁵ g ₂ ³¹ 牍架	ba ³³ n ₁ ³³ 晴天
	木 弯	亮 天
哈尼	y _o ³¹ tche ⁵⁵ 酸菜	—
	菜 酸	
拉祜	tsho ³³ mo ⁵³ 老人	—
	人 老	
纳西	ma ³³ phər ³¹ 酥油	pv ³¹ ŋsu ³³ 腊肉
	油 白	干 肉

怒	p <small>πε</small> ⁵⁵ dz <small>ぢ</small> ⁵³	蓖子	—
		梳子密	
基诺	n ³³ m <small>ゝ</small> ⁴⁴	吉日	—
		日子好	
嘎卓	o ³¹ pie ⁵⁵ tsl ⁵³	蓖子	—
		梳子 密	
景颇	kh <small>չ</small> arj ³¹ kh <small>չ</small> i ³³	酸菜	—
		菜 酸	
独龙	qa ⁵⁵ na ²⁵⁵	瘦肉	k <small>կ</small> ep ⁵⁵ a ³¹ swi ⁵⁵ 蓖子
		肉 黑	密 梳子
藏	pu ¹² ma ⁵⁵	蚯蚓	ser ⁵⁵ qa ⁵⁴ 腊肉
		虫 红	黄 肉
门巴	lo ³⁵ ser ⁵⁵	新年	—
(错那)		年 新	
珞巴	əjək fiu: po	肥猪	—
(崩尼一博嘎尔)	猪 肥		
羌	pz <small>չ</small> ³³ pze ³³	大肠	—
		肠 粗	
普米	ph <small>փ</small> ɛ ¹³ n <small>ն</small> ø ⁵⁵	野猪	—
		猪 红	
嘉戎	t <small>ժ</small> a nek	砖茶	—
		茶 黑	
土家	si ²¹ khu ⁵⁵ thu ²¹	肥肉	y <small>չ</small> e ⁵⁵ tshe ⁵⁵ 屎
		肉 肥	脏 水
白	—		tshu ³¹ k <small>ւ</small> ³³ 臭壳虫
			臭 壳
克伦	klɔ ³¹ n <small>ն</small> a ³¹ a ³¹ xe ⁵⁵	牛干巴	—
		牛 肉 干	

那么，上述少数民族语言有“形+名”形式应如何解释呢？我认为其中多数与藏缅语动词、形容词之间在特点上缺乏明确的界线有关。藏缅语动词与形容词在语法特点上，相同点大于相异点，有大量的词既是形容词又是动词，两种词性兼有。但动词、形容词做为词素构成名词时，在一部分词上显示出了差别，动词以前置为主，即“动+名”式，形容词以后置为主，即“名+形”式。例如：

	动词 + 名词 → 名词	名词 + 动词 → 名词
缅	sho ⁵³ she ⁵³ 染料	—
	染 药	
阿昌	n̪ap ⁵⁵ t̪so ⁵⁵ 筷子	—
	夹 筷	
载瓦	sui ²¹ lu ²¹ 磨刀石	tam ⁵⁵ n̪ap ⁵⁵ 火钳
	磨 石	棍 夹
浪速	tso ³¹ tsai ³¹ 食物	—
	吃东西	
波拉	ŋau ⁵⁵ pi ⁵⁵ 眼泪	—
	哭 泪	
仙岛	χut ⁵⁵ m ³¹ 镰刀	kun ⁵⁵ ve ³¹ 围裙
	锯 镰	裙 围
彝	dʒɪ ³³ mu ³³ 供骑的马	—
	骑 马	
傈僳	pe ³⁵ mu ³¹ 共有地	m a ⁴⁴ n̪io ³⁵ 夹子
	搭伙地	竹子夹
哈尼	s a ³¹ bo ³¹ 甑子	—
	蒸筒	
拉祜	mε ⁵³ nu ⁵³ 耕牛	—
	耕 牛	

纳西	lu ³¹ yu ⁵³	耕牛	—
	耕 牛		
怒	dzu ³¹ mπə ⁵⁵	供骑的马	—
	骑 马		
基诺	kho ³³ ko ³¹	谷堆	—
	堆 谷		
景颇	jup ⁵⁵ ku ³¹	床	kh3ai ³¹ noi ⁵⁵ 吊
	睡 床		桥 吊
独龙	dza ⁵³ a ³¹ dai ⁵³	病人	—
	病 人		
藏	ce ⁵⁵ cirj ⁵⁵	树木	—
	生长木		
门巴	mø: ⁵⁵ dzø ³⁵	耕牛	—
(错那)	犁 缸牛		
普米	i ¹³ qua ⁵⁵	耕牛	—
	犁 牛		
土家	phie ⁵⁵ tshe ²¹	开水	—
	沸 水		
白	mie ⁵⁵ ke ⁵⁵	阉鸡	—
	阉 鸡		
克伦	—	thi ⁵⁵ khlo ⁵⁵ 开水	
		水 煮	

为什么在复合词中动词修饰名词时动词大多居前呢？我认为这与藏缅语是“宾动”式有关。因为，动词修饰名词时如果放在名词之后，在形式上就与宾动式相同，使得不同的语法意义使用同一语法形式。为了避免与“宾动”式冲突，动词采取了前置形式。这个语序不同于“名+形”语序，二者的不同显示了动词和形容词的不同特性。但由于动词、形容词的界线不是能截然划清